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韓湘子全傳 第二十六回 崔尚書假公報怨 兩漁翁並坐垂綸

石室硿硿接紫霄，倉崖滴乳濕僧樵。蒲團靜坐無餘事，遙看天台起異標。

不說張二媽出門去了。且說韓湘子辭別了呂師父，一逕到東海龍王那裡。只見那許多鱉相公、鼉樞密、蚪參從、蛟大夫，一個個躬身下禮；鯉元帥、鯁提督、鯖太尉、蟹都司，齊斬斬俯伏趨迎。旁邊轉出許多鱗把總、鼉先鋒、蝦兵鮑卒，簇擁著龍子龍孫，慌忙出宮迎接，近前稟道：「敢問上界神仙，何事下臨水府？」湘子道：「你們有所不知。」便問：「龍王敖廣在那裡？」龍子龍孫齊聲答道：「奉旨往桂林象郡行雨未回。」湘子道：「我奉玉帝旨意，到長安城裡度化竇氏、蘆英，誰知他們眷戀榮華，不肯隨我修行。因此奏過玉帝，著呂師父托夢與崔尚書，叫他奏聞憲宗皇帝，趕逐韓氏一家，仍回昌黎居住。又恐怕他們仍前迷戀，不轉念頭，再著龍王興風作浪，卷海揚波，把他那昌黎縣廳堂、房屋、田地、山蕩，俱行漂沒，不許存留一件，以動他懷土心腸。待他兩處俱空，進退無路，然後下手度他。其餘民居、官舍、山田、地蕩，俱不得損壞分毫，以招罪譴。」龍子龍孫答道：「玉旨既出，誰敢有違，待父親敖廣回來處分復命。」

湘子便出了水晶宮，踏著雲頭來會呂師、藍彩和，一路裡迎將前去。果然這一夜裡老龍王率領龍子龍孫，張開那電目，豎起那朱髻，顯出那翻江攪海的雄威，倏忽間風雨晦冥，雷電交作，煙雲陡亂，洪水橫流，猶如地裂天塌，山崩川潰，把韓家那鼓樓前內房屋、廳堂、牌坊、基址、南北莊田、倉庫，洗卷掃蕩，不留一星。可惜那許多草木禾苗，都不知無影無形，著落何所？這昌黎縣居民人等，清早起來，見了這個光景，都道：「自古說桑田變海，海變桑田，我們今朝才曉得實有是事。」一個跑到朝天橋上一看，道：「這水就像天上安排幾副閘板的一般，只沉沒得韓愈一家，忒煞作怪。」眾人齊聲說道：「想是韓愈陰鷲不好，所以天降這水災滴壞他的產業。」內中一個道：「他做官極是好的，陰鷲沒怎麼不好，想是那佛骨一表，衝激了佛菩薩，佛菩薩怪得他緊，故此顯出神通，把他的家資、田產、房屋、牌坊，都漂壞了，以見佛菩薩的手段。我和你如今只是念佛，靠佛天過日子才是。」一個道：「廣東鱷魚好端端一個窠巢，被韓愈做一道檄文，平空的趕了去，鱷魚來報冤，故此發這般大水，把他的基址化為萬丈深坑，想是鱷魚躲在水底下也不見得。」一個道：「我和你又不是神仙，那裡曉得冥冥中的事情，各人回去，自顧自的到好。」正是：

各人自掃門前雪，莫管他家瓦上霜。

這許多人歎息一回，各自散去不題。

且說崔尚書聽見張二媽說了這許多話，咬牙切齒，恨入骨髓，思量了一夜，到得次早，忙忙寫表奏上憲宗皇帝，單說韓夫人一家不該在京居住，仍享俸祿的意思。表云：

戶部尚書臣崔群，誠惶誠恐，稽首頓首。臣聞官有常員，仕無世祿，自非開基創業之功臣，難荷金書鐵券之寵錫。竊見已故潮州刺史韓愈，居朝無回天返日之鴻勳，臨民無悍患御災之大績，狂觸天顏，謫死遠郡。其姪韓湘，違背聖教，棲息玄門！棄父母之丘壠，時祭無人；拋妻子之情緣，居家無紀。其子韓清，以螟蛉之弱質，續螟蠶之箕裘，書史不攻，蕩費肆意。誠哉，三綱不整，五倫不齊，有玷官箴，大傷風化者也！乃陛下給以月俸，享以世祿，是以貪墨之夫，微名清白；狡頑之輩，藉口忠貞。倘有勤勞為國，政績為民，章章表著者，不識陛下將何以待之？伏乞嚴誅心之法，肅斧鉞之誅，將韓愈妻竇氏剷除月給俸祿，韓清發充邊遠衛軍，其房屋改作先賢祠宇，金帛粟米，稍備邊儲，不許暗行夾帶。庶百僚知警，眾職畏法也。臣不勝慚惶，激切待命之至。

憲宗覽奏，龍顏大悅，道：「崔群真輔弼之臣，凡有益於國家者，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。這韓清一家無功受祿，枉費錢糧，該發邊遠充軍，刻日啟行到伍，不許稽遲！」崔群見憲宗傳下旨意，無限歡喜。這正是明槍易躲，暗箭難防。有詩為證：

三人成市虎，曾母懼踰牆。

冤女霜飛慘，荊卿虹吐芒。

鑱金銷骨易，蠅玷白圭傷。

讒說殄行日，悲哀賈洛陽。

當下滿朝文武見憲宗降下這一道旨意，各各面面相覷，不敢出言。只見班部中閃出一員官，執簡當階，俯伏丹墀，奏道：

吏部尚書臣林圭，誠惶誠恐，稽首頓首。竊惟周公元聖，而四國之謗，乃致上疑於其君；曾參大賢，而三至之言，不免搖惑於其母。是豈成王之不明，曾母之不親哉？凡以口能鑱金，毀能銷骨也。陛下撫御區宇，明並日月，恩同父母。詎圖怙冒之中，豈無屈抑？覆盆之下，復有沉冤。臣林圭敢為陛下陳之。謹按原任禮部尚書韓愈，文起八代之衰，道濟天下之溺。一生忠鯁，概世忠貞。祈雪，誠格於神明；驅鱷，澤施於奕世。止因佛骨一表，忤觸天顏，遭謫遠方，病死公署。誠哉，天喪斯文，以致士民失望。猶幸蓋棺論定，忠義得伸，蒙陛下追念舊勳，恩賜祭葬，封諡昌黎郡伯，月給祿米，以恤其家。不惟韓愈銜結於九泉，即大小臣工皆仰頌聖德，謂陛下不負韓愈也。今有崔群，因求婚不遂，心懷妒嫉，效合沙射影之蟲，興無理不根之謗，妄奏愈生無補於朝廷，死猶叨乎祿養，理宜削爵問罪。陛下誤聽，竟賜允行。臣圭聞之，不臉驚愕；舉朝文武，無不嗟歎。皆謂陛下踐祚以來，敬大臣，體群臣，曾未有若崔群一言，處韓愈至此極也！豈堯天舜日之中，可容此畫鷁之鬼乎！伏乞陛下收回成命，暫特意將愈妻竇氏放歸田裡，伊子韓清免其差操，侍母終年。則生銜恩，臣圭幸甚！滿朝文武幸甚！不勝激切奏聞待命之至。

憲宗依准林圭奏章，著韓清同母竇氏人等俱回昌黎閒住；所有金帛米谷，錦衣衛官查驗明白，收貯封鎖，給賜守邊將士，不許夾帶分毫，如有夾帶不明，三罪俱罰。有詩為證：

君王准奏放歸田，故里安居樂事閒。

不料天公生巧計，漂流家業不能全。

此事表過不題。

卻說竇氏坐在家中，忽地心驚肉顫，神思不安，鴉鵲成群飛鳴鼓噪，忙叫蘆英道：「媳婦，我夜夢不祥，今日精神恍惚，這許多鴉鵲喧鬧振吟，不知主何吉凶？」蘆英道：「婆婆思念公公，以致如此。古云：『鵲噪未為吉，鴉鳴豈是凶。人間凶與吉，不在鳥音中。』吉人自有天相，不必多疑。」道言未了，只聽得鑼鳴鼓響，人馬喧嘶，忙出看時，一位錦衣衛官當廳站立，左右列著一班侍從人役，一似兇神惡煞，勒袖擅拳。驚得竇氏、蘆英面如土色，目睜口呆，竟不知為甚因由，犯何罪過，家中大小都躲得沒影。韓清只得走將出來，跪在當廳，請問來歷。那錦衣衛官道：「奉聖旨：著韓清帶領竇氏人等，速回昌黎居住，免其入隊差操；所有家資財物，俱查驗封鎖，以聽犒賞邊兵，不許侵動分毫；其房屋一所，工部官估看明白，改作先賢祠堂，著增裝塑像，四時祭享。」說罷，錦衣衛官轉身去了。

竇氏跌腳捶胸，哭得昏倒在地，卻不曉得崔群聽了張二媽的言語，暗中傷他們。只見尚書林圭來到，蘆英小姐上前扯住他的袖子，又哭倒在他懷裡。林圭道：「我女不要十分苦了，如今還是萬分僥倖，若依聖上初然間的旨意，你婆媳們性命也活不成。」韓夫人聽見林尚書這般說話，才掙扎向前，問道：「不瞞老親家說，家下因先夫辭世，只好這等守分待時，不知皇上聽了那一個讒臣的言語，把老身凌辱到這樣田地？可不在了先夫一世忠良。」林圭道：「老夫人還不知就裡，這是戶部尚書崔群奏准朝廷，要將老夫人全家滴貶塞外充軍，以報老夫人不應允小女續弦之仇。是老夫擔了挾海的干係，冒死保奏，才得聖上憐憫，准你們回原籍居住，這也是萬千之喜。」韓夫人道：「崔群老賊！你欺心圖謀人家兒女，到不說自己不是，反在暗地裡誣陷我們，明明是欺天了，只怕舉頭三尺有神明，天也不肯輕輕的饒放你。我只要壽長些，少不得也報應在我眼睛裡。」蘆英道：「君王一怒，人頭落地，若

不虧我爹爹的時節，一發不好了，婆婆如今且休煩惱。」

當下，竇氏吩咐韓清急急收拾起身。韓清便僱了船、車、馬匹，辭別了林尚書，領了竇氏、蘆英，同回昌黎縣去。一路上，十里長亭，五里短亭，看了那岸邊楊柳，聽了那林外鳴鳩，覺得比昔日進長安的光景大不相同，就添了許多悽慘。真個是：野花不種年年發，煩惱無根日日生，有詩為證：

興亡成敗事無憑，花柳春風逞世情。
無限無情山共水，只堪圖畫不堪行。

韓清一行人眾，在路上行了幾日，恰好是春未夏初，濃陰葉綠，天氣乍熱，景物撩人。蘆英叫竇氏道：「婆婆，我們離了長安，不覺許多日子，雙親年老，不得再見一面，怎生是好？」韓夫人道：「走了許久日子，還不得一個便人寄封書與親家作謝候安，若要會面之時，除是南柯夢裡。我和你且到了家中，又作計較。」

婆媳兩個正在絮煩，原來湘子和藍彩和隱形跟著他，聽見他兩個說話，知道他尚不回心轉意，便乃變做兩個漁翁模樣，坐在柳蔭之下，朝著他們的來路釣魚。韓夫人遠遠望見他兩個釣魚，就叫韓清道：「你看那兩個釣魚的，比著我們好不快活。」韓清道：「他在那裡釣魚，總是為利，若釣得有魚，便快活；若釣得沒魚，就有許多煩惱，那裡見得他快活？」韓夫人道：「你去看他有魚也沒有，若有魚，我們買他幾尾，做碗湯吃。」韓清便叫道：「漁翁，漁翁，籃裡有魚賣幾尾與我們。」一個搖搖手，念四句詩道：

不願千金萬戶侯，生涯隨分在扁舟。
身閒數頃煙波闊，一飲茅柴醉便休。

韓清道：「你又不是騷人墨客，我問你買魚，到不回覆有魚沒魚，且吟起詩來，忒也好笑。」便又叫那一個漁翁道：「漁翁，漁翁，有魚賣幾尾與我。」那漁翁也不回覆有無，吟詩四句：

萬頃煙波一釣絲，深山樹密白雲居。
得魚沽酒茅亭下，塵事紛紛總不知。

韓清笑道：「你兩個不是漁翁，倒是清客。」漁翁道：「曳長裾於王門，足將進而趨趨，口將言而囁囁，做出那許多搖尾乞憐的態度，才叫做清客。我們是非不理，寵辱不驚，清閒自在快活的人，怎麼把那清客來哄我？詩云：

不謁朱門得自由，五湖煙景任遨遊。
只愁酒醉顛狂發，推倒天宮白玉樓。」

韓清聽了兩個漁翁的詩，忙忙走到夫人面前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備細說了一遍。韓夫人道：「據這般說起來，兩個漁翁也不是低三下四的人了，待老身自去問他，看他怎的回覆？」當下，韓夫人近前問道：「漁翁，你兩個釣魚，只該各自一處釣才是，為何同在這一個去處？豈不聞：

兩兩游魚似水漚，迎風吸浪不回頭。
莫教漁父雙垂釣，此處無魚別下鉤。」

那漁翁也不答應，只低著頭念道：
綠柳疏蔭擺渡頭，持竿欲上釣魚舟。

身閒名利無關鎖，醉飽優游笑五侯。

韓夫人聽了道：「好個『身閒名利無關鎖，醉飽優游笑五侯。』這漁翁比我們就快活得多了。」又近前一步，叫這一個漁翁道：「漁翁，你家住在那裡？為何兩個在一處釣魚？」這漁翁回轉頭來念道：

渴飲清泉醉便休，四時風月任優游。
玉堂金馬成何用？石室雲山萬古秋。

漁翁念罷這詩，倏忽間兩個都不見了。韓夫人忙呼道：「韓清，你見那兩個漁翁從那裡去了？」韓清道：「大家都在這裡，不曾看見他去。」韓夫人號天拍地哭道：「勢敗奴欺主，時衰鬼弄人。老身今日見鬼了，如何是好？」蘆英道：「婆婆，你且耐煩，青天白日，那得有鬼？這兩個多應是神仙變化來的，我們趕上前去，再作理會。」

果然，一行人眾，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，又過了幾處州縣，幾個日子。

看看將到昌黎縣地方，韓清道：「此間離昌黎不遠，孩兒先趕進城去，叫莊客、佃戶把家中廳堂、樓屋，各處都打掃潔淨，然後來接母親、嫂嫂回去。」韓夫人道：「此言極是有理，你快快趨行，不要耽擱了。」

當下，韓清便僱了馬匹，帶了一個從人，飛也似趕向前去。轉彎抹角，穿東過西，趕了一日，才趕得進昌黎縣城，一逕走到朝天橋上，天色已是昏濛濛了。韓清帶住了馬，只一望時，不見了自家房子，著實吃了一驚，道：「難道這裡不是朝天橋，怎的望不見我家房子？」又道：「莫不是我眼睛花了，連房子也看不見？」又道：「莫不是霧氣漫漫，遮得我眼睛不看見？」心忙意亂，勒馬進得鼓樓巷時，只見白茫茫一泓清水，那裡有一間廳堂，半椽樓房？更沒有半堵上牆，一條石塊。慌得韓清滿身寒粟起，一陣熱麻胡，只得跳下馬來，吩咐從人看著。自己尋到巷口住的老鄰舍錢心字家中，問道：「錢老官在家麼？我要借問一聲說話。」錢心字道：「是那個尋我？錢老爹也叫不得一聲，叫我做錢老官？」韓清道：「我是韓尚書的二公子。」錢心字道：「韓家只有一個姪兒叫做韓湘，一向去修行，不曾回來，幾年上又養得你這二公子？」韓清道：「老爺養我的時節，難道遣人先通報你不成？別個假裝得，韓尚書是你老鄰舍，難道好假裝做他的公子？你走出來認一認就是，何必嘮叨盤問。」錢心字果然穿了巾服，一步步走將出來，燈光下看見是韓清，便道：「原來是張二官，你一向跟韓老爺在長安，是幾時回來的？這早晚來見我，有甚麼話說？想是韓老爺死了，奶奶容你不得，趕了你出來，我恰不敢留你，招奶奶的怪。」只這幾句話，氣得韓清面紅臉脹，半晌做聲不得，心裡暗暗說道：「早是我不得跟隨的進他屋裡，這老狗骨頭一味的噎口開，若跟隨的在面前聽見了，可不羞死人。」錢心字見韓清不做聲，便又道：「我幾年不見，二官人一發長得齊整，不像昔年模樣，真個是居移氣，養移體。」韓清睜眼看一看，廊下見沒有一個人，便道：「錢老官，我老實對你說，我老爺因姪兒棄家修行不回來，自家沒有親生的兒子，把我抬舉起來做個二公子。以前和我一起的人都沒有了，如今跟著的都是後邊討的，人人叫我是二相公，再沒有一個曉得我是張二官的，就是老夫人也口口聲聲叫我做兒子，蘆英小姐也叫我做叔叔，你老官人再不要提起前話了。」錢心字道：「我老人家一些也不得知，只說二官人還是張二官，真真得罪了。」連忙捧茶出來與韓清吃。韓清方才問起房屋的事，錢心字把三月內風雷掃蕩的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

韓清大哭一場，別了錢心字，一溜風趕到路上，接著韓夫人與蘆英小姐，說道：「母親、嫂嫂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」韓夫人驚道：「虧得林親家救護，今日得還故土，又有甚麼不好？」韓清道：「孩兒趕到鼓樓巷，沒尋自家房子處，驚得目瞪口呆，只得訪問鄰居，都說道是三月十一日洪水洶流，把我家房子、田地俱漂沒了，只剩得白茫茫一個深潭。」韓夫人道：「這場水也壞了多少人家？」韓清道：「單單只壞得我們一家，別家俱安然無事。」蘆英道：「這才叫做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。我們如今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，怎生是好？」韓夫人便道：「這場冤苦都是崔群老賊害我們的，難道龍、天沒眼睛？」韓清道：「母親、嫂嫂記得否？昔日菊花亭上曾有那個道人說：『命蹇時乖莫歎嗟，長安景致不堪誇。漂流祖業無投奔，始信當初見識差。』母親不肯信他，誰知今日句句都應了。」韓夫人道：「真個是了，只因那道人假裝湘子的模子，故此我不理他。若是湘子真回來，我也情願跟他去出家了。」蘆英道：「天色將晚，明日又作區處。諺云：『天無絕人之路，』除了死法，又有活法，婆婆且省煩惱。」

這一日，韓夫人與蘆英又在舟中過了一夜。次日清早，韓清安排早飯吃了，同一個從人到城裡租了一所房子，把帶來的東西權且搬上去，安頓停當，才接韓夫人、蘆英去居住。韓夫人進到房子，放聲大哭。蘆英從旁再三勸解，韓夫人方才住聲。不想呂師同

藍彩和、韓湘子在雲頭上看見韓夫人這般哀苦，便笑道：「他一家兒安安穩穩在長安居住，不因玉旨著俺度他，他怎肯到這個去處來？」湘子道：「待弟子托一個夢與他，看他醒悟否？」呂師道：「快快去來，莫再耽誤。」湘子當下走到韓夫人房中，見韓夫人盹睡未醒，便向他耳根叫道：「孀娘，孀娘，我是湘子，特來看你。你說在長安住著大廈高堂，享著大俸厚祿，如今長安城在那裡？你緣何還不省悟？早早出家，免受折挫。」韓夫人驚醒來道：「方才瞌眼睡去，就見湘子立在面前，言三語四來譏誚我，及至著眼看他時，他又不見了，教我怎生是好？」有《清江引》為證：

一更裡，汪汪珠淚拋，離別了長安道。回首望家山，路遠無消耗。想當初，把好話兒錯聽了。

二更裡，呼呼怪風起，刮得我肝腸擠。兩眼望空瞧，魂靈上紙橋。告蒼天，把寶氏兒將就了。

三更裡，夢兒還不醒，見湘子形和影。說我不思量，途中滋味長。這是我，不回頭惹禍殃。

四更裡，看蒼天尚未曉，忽然見湘子到。規模總一般，衣服都破了。一聲聲埋怨我，回頭不早。

五更裡，見湘子來救咱，他說話全不啞。醒來不見他，拍手空嗟呀。只怨崔群，不辨真和假。

五更已過，天色漸明，蘆英上前問道：「婆婆，為恁事絮絮叨叨，一夜不睡？」韓夫人道：「我上無片瓦遮身，下無立錫空地，沒親何租屋棲身，已是不勝苦楚。誰知瞌得眼去，湘子就立在面前說長道短，我開眼看時，端然不見他面，故此一夜不曾得睡。」蘆英道：「事到頭來不自由，樹欲止時風不休，婆婆只索耐煩，不要苦苦心焦，有傷貴體。」韓夫人道：「我也曉得焦煩無益，爭奈和針吞卻線，刺人腸肚掛人心。」韓清道：「母親、嫂嫂，凡事須從長計較，古語說：『梁園雖好，不是久戀之家。』又云：『借別人的老婆，拿不牢，燠不熱。』我們如今借住在這裡，終久不是個了結，還須另圖一個安身去處，才好做些生理，以過日子。若只這般混帳，一日一日難過了。豈不聞：

家有一千兩，日用銀二錢，若還無出息，不過十三年。」

韓夫人道：「隨你主意，我們有恁麼大見識。」韓清道：「依孩兒愚見，且去那沙灘上搭起幾間竹籬茅舍，將就棲身，也強如住別人的房屋，日夜憂出那租錢。」韓夫人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」韓清便計較去發木頭，買磚瓦，搭起一座廠屋，擇日興工，不在話下。這正是：

一家星散實堪傷，骨肉相拋各斷腸。

信是不堪回首處，思鄉難望白雲鄉。

畢竟不知後來若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